

探案故事

Tanan Gusthi

~3~

野性的证明 [日] 森村诚一

涉过愤怒的河 [日] 西村寿行

月亮宝石 [英] 威尔基·柯林斯基

中国社会出版社

探案故事

(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案故事(3) /〔日〕森村诚一等著,春华等改编.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7
ISBN 7-80146-085-5

I. 探... II. 春...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世界
—缩写本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1952 号

书 名 探案故事(3)
著 者 〔日〕森村诚一等
改 编 春 华等
责任编辑 李威海 王 洵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邮政编码 100032
电 话 (010)66020531(策划部) (010)66060275(邮购部)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宇海印刷厂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字 数 361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46-085-5/I·5
定 价 25.0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涉过愤怒的河

陷 阱	3
魔 手	15
狩猎“活人”	22
金 毛 熊	34
逃 脱	50
潜回东京	64
大包围网	76
蜘蛛网	89
最后的堡垒	99
没有明天的战士	104

野性的证明

空旷的孤村	111
独裁的王国	119
花魁潭疑案	130
深夜造反	143
颜色奇特的茄子	149
来自过去的特异功能	155
迂回的对手	171
可怕的假设	178
窒息致死的阴谋	181



野性的证明	203
-------------	-----

月亮宝石

月亮宝石的由来	219
宝石失窃	221
伦敦的绑架案	265
寻找第三次机会	280
盗宝贼原来是我	286
再盗宝石	303
“黑水手”之死	306
真相大白	310
回归故里	312



涉过愤怒的河

罪咎感,我总在想,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

原著 西村寿行[日]

译者 王 燕 改编 夏 燕

红与黑出版社

郭燕人

是,口里人儿,我

杀斯西离数西



内 容 简 介

检察官杜丘突然莫名其妙地被诬告犯有强奸、抢劫罪，从而身陷困境。他因无法澄清事实不得不逃跑。

为了洗清罪名，杜丘开始寻找诬告他的两个人。可当他逃过警察重重包围，历尽艰辛找到他俩时，谁知他俩已被人杀掉。

但杜丘并没有放弃，他凭借顽强的信念，几入虎口，最终找到陷害他的元凶，同时也破获了一起扑朔迷离的谋杀案。



陷阱

“强盗！强盗！我看到那个强盗了！快跟我来。”

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女人，脸色苍白、声音颤抖地跑到派出所来。

所里共有三位警察，冈本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忙站起来，“强盗？”他边问边打量了这位不速之客。

“对，是强盗，就在那边。”

那个女人边喊边指着纷杂的人群，然后挤了过去。

此刻正是傍晚时分，新宿火车站西口的地下广场里熙熙攘攘。那个女人像条鱼似的在人群中快步穿行，到了一个角落，她忽然停下来，指着一个正在打公用电话的男子高声叫着：“强盗！他就是闯进我家的强盗！”

周围的人都惊诧地转过头来，那个男子也满脸惊异地放下话筒，回过头看着这个脸色发青的女人和她后面的警察。不过，他没有一点逃跑的意思。

“喂，请到派出所走一趟。”

冈本用手抓住那个男子的肩头，让他感觉到逃掉是不可能的。地铁的路口处是三教九流汇集的地方，一个罪犯被受害者发现，并让警察带走，也不足引起人们惊奇。

那个高个子男子，被冈本拖拉着往前走，他边走边用充满了疑惑的目光注视着告发他的女人。

进了派出所，冈本对那个女人说：“好了，请您把事情经过详细说说吧。”

“5天前的深夜里，”女人动了动干裂的嘴唇，微微颤抖地指着那个男子说，“就是他闯进了我的公寓！”然后，她转向冈本，说她叫水泽惠子，独身住在新宿火车站附近的西久保公寓里。

“这肯定是个误会，”那个男子用沉稳的声音说，“一定是你看错了人……”

看上去，他30岁刚出头，外表精干，目光机警，给人的感觉是从事某种特殊职业的人。



是不是真抓错了人？冈本在观察那位男人，头脑中忽然闪过了这个念头。因为在这位男子脸上找不到一点可疑的地方，他的声音也很坦荡，这些让冈本不由得产生了动摇。

“是他，绝对不会错！”水泽惠子又伸出那细长的手指，像一把利剑一样指向那男子。

5天前的深夜，也就是9月12日，水泽惠子被安装在门锁上的门铃给惊醒了，当她睁开眼睛，看见一个男子正把手伸向她枕边的小提包。她吓得喊不出来，便悄悄地拉亮台灯，那个男子一下挺直身子，然后又迅速地堵住了水泽惠子的嘴，她刚到喉边的喊声被堵了回去。

“你敢嚷，我就杀了你！”男子低声说，水泽惠子马上停止了反抗。

那个男子把水泽惠子反绑起来，抢走了她刚从银行取出的12万元钞票，并把枕边的绿宝石戒指也揣进了口袋。

男子又抓住了水泽惠子，不顾她的抵抗，粗暴地掰开水泽惠子用力紧夹的双腿。

.....

听完女人的叙述，冈本刚才可能抓错的疑惑感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厉声地问道：“姓名、地址？”

“请原谅，只有到警察署我才能说。”

那男子平静地回答。

“你……”

火暴脾气的冈本瞪起眼睛刚要发作，又把话咽了回去。那男子身上有一种让人说不出的威严，竟让冈本听从了他的要求。

可到了警察署，男子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你为什么不说出自己的姓名？”

小川警长问道，并用两只豹子似的眼睛上下打量这个人。

“我不说是有原因的，你们抓错了人，请尽快了结此事。”

“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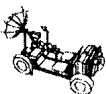
小川阴冷地笑了一下，然后，递给那个男子一支香烟，像是在喂一只捉住的老鼠。

“如果是这样，”男子掏出了自己的香烟，“就只好请你把警视厅搜查一科的矢村警长找来。”

“矢村警长？”

小川那只点烟的手停在了半空中，他愣愣地望了那男子几秒钟，很显然，他认识那个





瘦高而又傲慢寡言的矢村。

“好吧，”小川思索了片刻，终于把手伸向电话机。

1个小时之后，矢村来了。

“怎么回事？你……”

矢村用那双山鹫一般锐利的眼睛看了一下男子，他习惯用这种眼睛看各式各样的罪犯，可眼前这个男子竟是东京地方检察院刑事部检察官——杜丘。

“还是让这位刑警给你解释吧。”

杜丘说完苦笑了一下。他不愿意让人知道一位现任检察官被一位女子错认为抢劫、强奸嫌疑犯，所以，他不肯轻易说出自己的姓名。

“矢村警长——”小川说，“应该先弄清犯人的身份。”

“他不说是原因的。”矢村警长说道。

小川尽量压住心头的怒火，把事情经过向矢村讲了一遍。

杜丘默默地听着，这位矢村警长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他三十五六岁，其貌不扬，像一条藏在朽木中伺机而动的蝮蛇。这么说并不过分，他追踪罪犯时的残忍与蝮蛇不相上下。

现在，他没有当着这位刑警的面说出杜丘的名字，也足见其谋略之深远。

“这么说这些都是你干的喽？”

矢村冷冷地盯着检察官问道。

“难道你还不相信我？”

杜丘的话里充满了惊异的成分。

“我谁都不相信。”

.....

杜丘从矢村那冰冷的目光中感到一只山鹫正向他伸出利爪。不错，自己对矢村的某些做法十分反感，矢村也对他充满了厌恶。就在一个月前发生的那个案子里，矢村认为死者是自杀，而杜丘却认为死者是他杀，可这种分歧难道就成了横在他们之间的鸿沟了吗？

杜丘之所以叫矢村来，并不是让他来保护和帮助自己，而是他认为只有矢村才能迅速处理好这件事。不管他们如何决定，也不管他们的观点如何不同，但杜丘完全相信矢村的干练和机敏。

可现在 he 已从矢村那冷冷的目光中意识到自己处境的不利和问题的严重性。



这时,刑警又带进来一位职员模样的人,那人一见到杜丘,立刻站住,接着大嚷:“是他,就是他偷走了我的东西!”

“不管你姓什么,叫什么,你的罪责是逃脱不掉了,”小川说道。“那天晚上,你先潜到这位寺町先生的公寓里行窃,在那里刚好和回家来的寺町打了个照面,然后逃脱了他的追赶。一个小时后,你又潜到了和他住在一条街上的水泽惠子寓室里……”

“这,”杜丘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简直是……”

“那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矢村问。

“我没有证人。”杜丘有些神情恍惚,“我正在追踪那个案件的嫌疑犯,我当时好像在新宿的歌舞厅大街……”

“追踪嫌疑犯?”

“我要见你们的署长。”矢村毫无表情地说。

杜丘被关进拘留所。

“我们将从明天开始调查。”矢村说完就走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杜丘闭上了眼睛,难道真有人和我长得一模一样吗?不,这不可能。

只要不是孪生兄弟,就不可能如此相似,而我杜丘是世上绝无仅有的。

可是,水泽惠子控告他犯有强奸罪,连那个叫寺町俊明的男人也一口咬定是他偷了东西。在这两个强有力的证人面前,杜丘本人也觉得他们说就是自己。虽然杜丘明明知道自己并没有做此事,那么水泽惠子和寺町俊明一定是在诬告。

——为什么要诬告我呢?

杜丘不明白,他从没见过这两个人,也没有把他们当做嫌疑犯审讯过,对杜丘来说,他们是两个毫无意义的陌生人。可是这两个人却能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他来,他们一定知道他杜丘什么时候会出现在哪里,而且还费尽心心地算计过。“五天前的深夜里,没有人能够证明杜丘没有犯罪。”

——我该怎么办呢?

杜丘心中越来越不安,刚开始他以为找错人的事情解释清楚后便可以一笑了之了,可现在要逃出别人布下的陷阱,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杜丘知道他找不到任何对自己有利的证人。

杜丘的眼前浮现出一张可怕的报纸——醒目而又惊人的大标题:“在职检察官行窃强奸!”





人们一定会轻易地相信这报道的真实性,因为对方有两个证人,而自己一个证人也沒有。人们会因为愤怒而不肯听被告的任何申辩。上司会为有罪的检察官在舆论界引起骚动而大发雷霆。

从自己是检察官来说,就可以预测出惩罚会有多么严厉。

事情是如此的简单,可是越是简单明了的东西,便越是难以攻破。也许自己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放弃一切挣扎,承认犯罪事实,同时强调自己神经有毛病,请求减刑。

第二天下午,他被提了出来。

他的顶头上司伊藤检察长和矢村警长一起来了。

“真是糟糕透了,”伊藤看上去有50多岁,却保养得很好,一副红光满面的样子。“我还没让新闻界把消息捅出去。这可是我们检察厅始无前例的丑闻。”

“可是,检察长……”杜丘两眼直直地瞅着伊藤,大声地说。

“我知道。”伊藤有几分不耐烦,“就算你是清白的,谁给了你权利,让你在深夜里冒充刑警去跟踪?!”

“这是为了……”

“不!我早跟你说过,跟踪一类的事要交给专职刑警去干!”

“专职刑警不就是这位矢村先生吗?您认为他会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吗?去确认那次事件是他杀吗?”

“好了!”伊藤把手一摆,“不管怎样,我们现在要到你家里去搜查!”

“搜查?”

“我相信你是无辜的,我们将秘密进行调查。”

“好吧。”杜丘点了点头,“可是,既然是抢劫强奸案,搜查一科的矢村警长有什么必要……”

“这个案子现在除了几个上司之外,只有我和矢村君知道,一切都是私下进行,我们要尽可能地抓紧时间,所以我要请矢村和我一起去。”

“原来如此。”

杜丘看看矢村,矢村目光依然冷若冰霜。

“把手伸出来。”矢村说。

“要戴手铐?”杜丘有些畏缩了。

“这是规矩,你应该知道。”

矢村拿出手铐,咔嚓一声,套在了杜丘的一只手上。



“矢村君，”伊藤有几分看不过去。“杜丘有我负责，这就免了吧。”

矢村解下了手铐。

杜丘的家坐落在目黑区学艺大学车站附近。三年前母亲亡故后，他就一直过着单身生活。

下午3点钟左右，三个人坐着没有标记的刑警车来到这里。在车里，三个人谁都不说话，这让杜丘更加不安。伊藤不惜屈尊大驾来搜查，他为的是什么呢？是担心万一在那里发现了成堆的赃物……

矢村这时候在想什么？杜丘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对自己不怀好意。

杜丘陷入了绝望的深渊，他感到自己无能为力。

住宅的门打开了。

“请随便检查吧。”

“要彻底查一下，这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我们亲眼看见就放心了。”

伊藤一边说，一边把他身边的抽屉一个个拉出来，开始检查。矢村也打开衣柜，去翻衣服的口袋。

他们翻箱倒柜，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杜丘发现他们搜查的重点是在一些小的物件上，也许他们寻找的只是从水泽惠子那抢来的绿宝石戒指。杜丘倒是有一个戒指，那是母亲留给他的遗物。

起坐间检查完了，三人进入客厅。

周到细密的检查继续进行。

“这里有纸币！”伊藤掀起地毯，突然大声喊起来。他从地毯底下抽出了十来张面值1万日元的钞票。

“这是你藏起来的吗？”

“不是，我从来没有在那里放过钱……”

杜丘使劲地摇了摇头。

纸币正好是十张。伊藤拿着钱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把记在本子上的数字和纸币的号码一一对照。杜丘的脸变得苍白。

——这是圈套！

一瞬间，杜丘明白了。

“抢来的这些钞票恰好号码都是连着的……”

“这是圈套！”





“圈套？”矢村接过来。

“你玷污了我们检察官的名誉……”伊藤说。

“上哪去？”矢村对往门口走的杜丘喝道。

“想吐。我不会逃跑的。”

事实上，他也确实有一些想吐的东西。

杜丘从客厅里出来，一眼就看见放在大门口的皮鞋，他把脚伸了进去。准确地说，打算逃跑的念头就是在穿上皮鞋的一刹那产生的。

他走出了大门。

街头那辆无标记的刑警车已被停放在前后的车辆堵住，无法移动。

他向车站跑去。

听到大门关闭的声音，矢村立即跑了出来，他看见了杜丘奔跑的背影。

“混蛋——”矢村嚷了一句，就向巡警车跑了过去。

到底为什么要逃，杜丘自己也不大明白。逃跑之后怎么办？他更没有时间去考虑。只是因为无法遏制的冲动，驱使他迈出逃跑的第一步。

已经没有后退的余地，要想生存，现在除了跑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在车站附近，杜丘跳上了一辆出租汽车。一辆辆警车飞驰而过，杜丘知道，这正在布置紧急警戒线。

他似乎看到了矢村警长愤怒的脸，他一定后悔没有坚持给杜丘带上手铐。

杜丘付过出租汽车费之后，口袋里只剩下几个小钱了。

——必须想办法弄到些钱。

银行里倒是有点存款，可是身边却没有带存折。而且，即使带了，也不能贸然跨进银行的大门，这是再危险不过的了。

要是肯忍痛贱卖的话，还可以把住宅出让，但这样必须从家中拿出房契和经过登记的印章。

同样，和同事、朋友联系也是十分危险的。

——难道就真的逃不掉了吗？

首先，今晚的吃饭和住处就使杜丘十分为难。现在最要紧的是设法填饱肚子，要是不想去乞讨的话，那就只有翻垃圾箱了，不过，这两样杜丘都做不出来。今天，杜丘总算了解到了逃亡生活的不易。作为检察官，他曾不止一次为追捕逃犯而煞费苦心，而今天，他真正尝到了逃犯生活中充满的危险和艰辛。



杜丘从品川换乘电车，一直坐到池袋。下车后，他混入人群，到处都可以看见警察的身影在晃动。

杜丘从西口向七号环行电车站走去。突然，他站住了。两名警察迎面走来，附近没有可以躲避的胡同。

杜丘知道，在第一线进行搜查的警察们，往往不是靠照片，而是从他是否神态自若发现问题。

杜丘转身钻进了旁边的一家茶点铺。他坐下来要了一杯咖啡，口袋里的钱只够买一杯咖啡了。热咖啡立刻被端上来，杜丘把它捧在掌心，这温暖让他感到浑身冷得发抖。

警察从门外走过去了。杜丘从来没感到警察的身影竟如此的可怕，不光是警察，连看见的每一个人，他们当中若是有人向你伸手一指，说你是某某罪人，从此，一个堂堂男子汉就失去了自由的权利。

杜丘面临着选择的难题，继续逃跑还是“投案自首”。不逃跑，就会被当作罪犯关押起来，他必须逃跑，冲破那只黑手所布下的罗网。但是，他现在没有钱，而设法搞到钱，又会进一步触犯法律。

他站起身，打了一个公共电话，对方答应立即和他见面。

出了茶点铺，他一边注意躲着警察，一边向千早街走去。

看见写着江藤信箱的门牌，他停下来，按了门铃。

有人带他进了会客厅，一会儿，江藤来了。

“……杜丘检察官光临寒舍，真是万分荣幸。”50多岁的江藤，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好像在窥探着来客的心思。

“我是为了私事……”杜丘并不去看江藤。“我有事路过这里，所以……”

“啊，啊。没关系。”江藤脸上现出了笑容，“陪我喝一杯好吗？”

“好。”杜丘看着江藤拿着威士忌，点了点头。

“我是刑事律师，你是检察官，不过在这里，我们谁也不谈公事。”

“好吧。”

杜丘完全明白江藤的意思。喝酒闲谈，然后客客气气地分手，从进屋里一共还不到5分钟。

“谢谢你，我要告辞了。”

江藤并不挽留，把杜丘送到门口。





“杜丘检察官，”杜丘回过头，江藤把一个纸包送到他面前。

“这是你忘下的东西。”

杜丘默默地接过纸包，纸包的分量很重。

他在街上找到一家带花园的旅馆，打开纸包来看，万元一张的钞票共有 100 张。

如果明天江藤知道自己是在逃的抢劫强奸犯，他该是怎样的懊恼和后悔呢？想到这儿，杜丘无声地笑了，自己也终于做了渎职的勾当。我现在已失去了检察官的职务，这又该给自己定了什么罪名呢？

这百万日元是一个阴谋案件涉嫌的商社社长通过江藤给该案检察官的周旋金。江藤为此曾专请杜丘做一次私人畅饮，杜丘回绝了他。

这份正义感在不到半天的逃亡生活中，就沾上了污迹，也许正义和法律都永远在追踪者的那一方。杜丘知道，从现在起，自己染上了永远洗不掉的污点。

“我已经没有了明天。”杜丘想。

杜丘刚睡了一会儿，就被一个噩梦惊醒。他梦见人群中有一个女人指着，控告他是强奸犯。

这个女人就是水泽惠子。

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疑团困扰着杜丘。他们一定是受了某个人的雇佣才来诬告自己，不过，那个在背后作怪的人又是谁呢？

杜丘正着手调查的案子有 4 个，其中一个案件就是江藤律师的贿赂案。从他给自己钱上来看，这事不可能是他。另外两个也没有人会将该案的检察官置于死地，而惟一的可能是最后的那个案子。

厚生省医疗局医务管理科的技师朝云中志在世田谷区自家住宅的院子里死去，那是 8 月 29 日。经验判定致死原因是服用了阿托品，警视厅搜查一科的矢村警长断定他是自杀。在所有办案人员中，只有杜丘主张可能是他杀。因此，为了寻找证据，杜丘开始了自己的侦察。

朝云中志死去的前夜，曾有 3 个客人去过他家，一直呆到凌晨 3 点钟左右。其中一人是他的同事北岛龙二，另外一个朝云的同事青山楨介，第三个人是东邦制药公司的营业部长酒井义广。

杜丘把侦察的重点放到了酒井义广身上。在被指控的那天晚上，他正在对酒井义广进行跟踪。

就算酒井是犯人，他也没有必要过分害怕。除非杜丘找到一些有充分说明的根据，



否则，他无力动用指挥权，重新开始调查，更何况杜丘的跟踪还仅仅是刚刚开始。

难道是……

也许是他无意中接近了案件最重要的部分。

——真是这样吗？

杜丘苦思冥想，却找不到丝毫的证据，不过，这样破费钱财、精心设计的陷阱，总是有原因的吧。

——只有去调查水泽惠子和寺町这两个人，才能解开疑团。

黑暗里，杜丘的眼睛闪出了亮光。

杜丘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迫使他讲出真情，如果这样消极地逃亡下去，就无法洗清自己的冤枉。

眼前已无路可退，现在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而且一旦击破了这两个人的诬告，或许能够抓住那只在背后捣鬼的黑手，使那个案件也真相大白。

“财迷心窍，色招淫魔——现任检察官原来是抢劫强奸犯。”第二天一早，杜丘刚打开报纸，就看到了这样的标题。

记者对事件中的每一细节都作了描写，还特别指出：在逮捕时老练的矢村警长竟然没有给犯人带上手铐。

报上还登了逃犯杜丘的照片，杜丘知道，照片见报后的这一两天是最危险的时刻。

杜丘在电影院和弹子房呆了一整天。他从没玩过弹子，今天才发现这倒是个消磨时间的好地方。

晚报对这件事继续加以报道。警视厅和检察厅分别发表意见，要尽全力捉拿犯人归案，以挽回在工作中造成的恶劣影响。另外一篇与此有关的报道格外引起杜丘的注意，上面说，为了躲避新闻界的采访，两位证人都搬离原来的住处，去向不明。

——去向不明……杜丘的心里十分沮丧。第一步没有开始就受到了挫折，今后该怎么办呢？

去找公寓的管理人……

第二天，接近午夜时分，杜丘悄悄离开旅馆，向水泽惠子住过的公寓走去。

杜丘鼓足勇气，敲了敲公寓管理室的门，说不定开门出来的会是警察，杜丘准备随时逃跑。门开了，出来一位60多岁的倔老头子。

“您是管理人吗？”

“我是这儿的房主，你从哪里来？”

